

徐曼琳◎著



Baiyin de yueliang

她们的命运不同，但是苦难和不幸却是相同的；
她们的风格不同，但是对诗歌的忠诚和挚爱却是相同的；
她们的个性不同，但是与命运的抗争和对使命的坚守却是相同的。

白银的月亮

——阿赫玛托娃与茨维塔耶娃对比研究

本书获四川外语学院2010年度学术专著后期资助立项项目的资金支持

白银的月亮

——阿赫玛托娃与茨维塔耶娃对比研究

徐曼琳◎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银的月亮：阿赫玛托娃与茨维塔耶娃对比研究 /
徐曼琳著.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9
ISBN 978-7-220-08418-8

I. ①白… II. ①徐… III. ①阿赫玛托娃，
A. (1889~1966) —诗歌研究②茨维塔耶娃 (1892~1941)
—诗歌研究 IV. ①I51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7644 号

BAIYIN DE YUELIANG

白银的月亮

——阿赫玛托娃与茨维塔耶娃对比研究

徐曼琳 著

责任编辑
装帧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韩 波
戴雨虹
蓝 海
李 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 86259459 86259455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524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60mm×230mm

印 张

16.5

字 数

252 千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220-08418-8

定 价

35.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 86259624



雏凤清于老凤声

众所周知，俄罗斯文化似乎始终伴随着莫斯科与彼得堡、东方与西方的隐隐对立，从而在其绵延至今的文化史上，拉出了两条平行发展的线索。纵观俄罗斯文化史，这种或隐或显的对立，此消彼长，不绝如缕，蔚为壮观。俄罗斯自从跨入现代化发展轨道以来所曾出现的所有文化现象，似乎都带有属于对立两极中某一极的标记。徐曼琳同志的这部专著讨论的两位伟大的俄罗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便是俄罗斯文化内在的两极对立特征的鲜明显现和文化征象之一。

这无疑是 20 世纪俄罗斯诗坛最引人注目的两位女诗人，但她们也是对立特征极其鲜明的俄国文化现象。在时代的巨轮业已跨入 21 世纪的今天，回望这两位女诗人在俄罗斯诗歌史上留下的轨迹，我们会惊讶地发现：除了都是把写诗当做虔诚供奉的祭坛以外，这两位女诗人在一切涉及诗艺的方面，都是对比如此鲜明，反差如此巨大，尽管她们都曾——无论是诗坛的误判还是出于别的因由——被冠以“俄罗斯诗坛的月亮”的美名。

是的。这两人的确是俄罗斯文化东、西方和莫斯科、彼得堡对立的征象。她们的不同，似乎体现在生活的一切方面，诗里诗外，无处不在。如果说茨维塔耶娃是一团火的话，那么，这是一团永远都在燃烧的火。她的缪斯取法于狄奥尼索斯精神，热情、炽烈、永远向上，直线运行，犹如开弓之箭，只知一往无前，生命不息，趑趄行不已。天下之大，却找不到一处宁静的港湾，

白银的月亮

——阿赫玛托娃与茨维塔耶娃对比研究

可以安顿这颗永远处于探索中的诗心。这是一团以爱心为燃料的火，爱心使这团火永远处于炽燃状态，永远烈焰腾腾，爱的消亡，就是生命的完结和终点。而阿赫玛托娃呢，却与之相反，如果硬要以什么作比方的话，则不妨把她比做一泓水。她如水之处下，与世无争，随物赋形。她沉静、谦抑、内向、娴雅、平和，就其内心而言，是一个不进教堂的东正教徒。和一般诗人的外向型性格相反，阿赫玛托娃从不张扬，她成为诗人，纯粹是因为她不能不是诗人，因为她是天生的诗人，写诗是她的宿命。她写诗是天赋使命使然。她的成名，也是因为一次偶然，是一位热心的诗坛伯乐，热心向公众推出的结果，而不全是出于她自己的意愿。如果说茨维塔耶娃的诗神更多一些浪漫主义色彩的话，那么，阿赫玛托娃的诗则偏向于现实主义一隅；茨维塔耶娃是由内而外的喷发，阿赫玛托娃则更注重诗歌反映现实的一面。茨维塔耶娃是天空之诗，是云彩的花纹；而阿赫玛托娃则是大地之诗，更重视对于地貌走向的写照。

然而，这两位大诗人的对比绝非仅此而已。

在莫斯科、彼得堡文化对立的大背景下，两位大诗人——20世纪女诗人中的翘楚——不可重复的个性，也呈现出鲜明的对比和反差。

作为贵族大知识分子家庭千金小姐出身的茨维塔耶娃，从小就生活在文学和音乐这两大姊妹艺术的怀抱里，她的文学和音乐天赋，得自从小就浸淫其中的文化氛围的滋养。茨维塔耶娃似乎更是一个诗歌的宠儿，使人怀疑她生平说的第一句话，莫不就是诗的语言。从其成名那天起，她的诗神就从未停止过歌唱。而且，她的诗题材广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千世界，鸟兽虫鱼，举凡世间的一切，只要被诗人纳入视野，都会点石成金。她的诗不拘一格，恪守格律又敢于破律创律，生发出一个生机盎然的诗的世界。而作为诗人的阿赫玛托娃则呈现为另外一种类型，属于贾岛式的苦吟诗人，所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便是此类诗人的写照。她曾经为了安稳一个字而苦思达数十年之久，便是明证。

当然，说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是风格迥异、个性突出的不同类型的诗人，也只是主要就诗艺着眼而论，两人在作为二元对立系统之统一体的俄罗斯文化中，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正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那么，作

为诗人，她们两人的共性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鄙意以为，共性在于：她们都是 20 世纪悲剧诗人，她们以其各自的命运，书写了俄罗斯诗神在整个 20 世纪的受难史。诗歌缪斯在多灾多难的 20 世纪，注定只能是一部悲剧的历史，而在俄国则更是莫此为甚。阿赫玛托娃少女时代从其选定写诗作为其职业的那天起，就注定走上一条充满荆棘的路。她一生经历过三次战争、两次革命。苏共史上竟然有两次决议或间接（1925）或直接（1946）与其相关。真所谓“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但她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诗人之志始终未改，从而让千百万被压抑的声音，通过她的笔端，流泻到纸上，刻写在石上，成为永不磨灭的历史文化丰碑。无怪乎在这两位女诗人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幽会中，茨维塔耶娃竟然表示情愿用自己一生写作的一切，来换取《安魂曲》中最感人至深的最后两句诗。茨维塔耶娃自己呢，也同样如此，她漂泊于俄国内外，到处追逐自己爱情的幻影，当爱情消失时，也就是她的生命终结之处。她的结局和她为悼念亡女写的书信，共同构成了 20 世纪的《约伯记》。

比较不是硬排座次强分高下，目的说是为了通过对比的手法，展现既迥然相异，又各具千秋的不同的诗歌风格。在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身上，则既表现了莫斯科和彼得堡诗派的群体特征，也表现了她们各自的风格和人，两者都是统一的俄罗斯精神文化结出的硕果，合而观之，又能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见出俄罗斯诗歌的整体风貌。

本书的作者徐曼琳同志，十多年前曾和我一起在彼得堡大学语文系进修。这位来自重庆的山城妹子，性格泼辣，感情丰富，曾以一首刊登在《留学通讯》上的《涅瓦情思》，引人注目。若干年后，当她告诉我说她想选定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的对比为其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时，我丝毫也没有感到意外。我以为对于诗歌的爱好，加上对于俄语的娴熟掌握和精深造诣，必定能为解读这两位大诗人的诗作，作出中国学者应有的贡献。而她如今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这部呕心沥血之作，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诗歌是一民族精神文化之花，而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更是俄罗斯精神文化的历史丰碑，她们的生命力，强于一切制度层面的东西，今天的现实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不但如此，诗歌的生命力还在于它能历经百代而弥新：

白银的月亮

——阿赫玛托娃与茨维塔耶娃对比研究

不同时代的读者都在把自己对于诗歌的新的理解加进来，从而使其生命力的蕴藏更加厚重。

因此，在对这两位大诗人的解读上，这与其说是终点，毋宁说是一个新起点的标志。

张 冰

2011 年 9 月 7 日



绪论 白银的月亮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约30年的时间里，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学和艺术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变化所涉及的领域之广、程度之深、速度之快都是以往的历史不能比拟的。文学领域的变化在其中尤具代表性，这个时期是俄罗斯古典文学向新文学过渡的时期，审美取向发生了巨大变化，写作手法得到彻底更新，其中尤以诗歌的成就最为辉煌。各种诗歌流派竞相登场：象征派、阿克梅派、未来派、新农民派。诗歌的星空星光灿烂，涌现了一大批重要的诗人：安宁斯基，勃洛克，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叶赛宁，赫列勃尼科夫，马雅可夫斯基，等等。这是一个诗艺复兴的时代，因其表现出对诗歌“黄金时代”传统的尊重、继承，同时又有创新的特点，被誉为“白银时代”。关于“黄金”与“白银”的成色与价值比较，当代俄罗斯文化研究者伊·孔达科夫曾有这样的论述：“这意味着，一方面冀望文化成就的‘光辉’、影响、广博、‘不朽’，在水平上能与‘黄金时代’的经典作品相比；另一方面，每次都说到这一种金属和形成新型文化价值所具有的另一种类型的‘高贵’。……比起文化的‘黄金’来，‘白银’价值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在创造无法超越前者的文化精神、同时又要求创造具有经典水平‘大风格’的进

白银的月亮

——阿赫玛托娃与茨维塔耶娃对比研究

程中，这种较低的价值便是时代‘竞争’的相对价值。”^①显然，与黄金时代相比，白银时代是俄罗斯文学史上一个相对的次珍贵时代，也正因为与“黄金”的成色与价值的比较，“白银”自然也凸显出另一种高贵。

白银时代把所有人连接在一起的就是关于人的个性无限丰富、繁复多样的思想，每个流派都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来理解生活。象征主义者竭力创造一种超艺术，他们在庸俗的日常生活中看到了永恒；阿克梅主义者崇尚事物的“重量”，重视此岸世界，在“神秘”和“现实”之间寻找平衡；新农民派诗人叶赛宁、克留耶夫在俄罗斯大地母亲的怀抱，在农民的神话中看到了最真的美；未来主义的追随者们坚定地与传统决裂，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天才，是“创造者”。但是，无论他们对生活、对人生、对自己的看法有多大差异，他们在精神的追求上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对精神与物质统一的思想的追求，对生命的意义、对生与死的永恒秘密的探索。

在此，我们无意就“白银时代”这一概念再次进行界定和阐释。在本书中，我们将讨论的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两位女性诗人：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她们是这个灿烂的诗歌星空中同时升起的两轮最美丽的月亮。1916年，茨维塔耶娃曾在献给阿赫玛托娃的诗中写道：“我歌唱你，我俩一体相连，/仿佛天上的月亮。”（《致阿赫玛托娃》之二）的确，阿赫玛托娃曾被喻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从诗歌的技艺与成就来看，茨维塔耶娃并不输给阿赫玛托娃，她在歌唱阿赫玛托娃的同时，无意间也用诗歌证实了自己的价值。她们用诗歌书写爱情，书写时代，书写诗人的使命，她们的诗歌已经成为白银时代诗歌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藏品，就像阿赫玛托娃在《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中写下的诗句：

白银的月亮凝立如冰，
灿烂地照耀白银的时代。

在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诞辰九十年之后的1889年，被喻为俄罗斯诗

^① [俄] 阿格诺索夫. 白银时代俄国文学 [M]. 石国雄, 王加兴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3.

歌月亮的阿赫玛托娃诞生了，这种时间上的巧合似乎很有寓意；而三年以后，另一位同样伟大的女诗人也来到了人世，她就是“作为诗人而生”的茨维塔耶娃。19世纪末的俄国在前后三年的时间内诞生了两位伟大的女诗人，不能不说是俄罗斯文学的幸事，因为在她们之前的俄罗斯文学史中，还没有一个女诗人能达到这样的高度。

纵观两位女诗人的生活经历和创作道路，我们发现命运为她们设置了许多“相似的情节”：几乎在同样的年龄结婚生子；两人的丈夫和儿女都曾遭受牢狱之灾；阿赫玛托娃的第一任丈夫诗人古米廖夫和茨维塔耶娃的丈夫埃弗隆都没能逃脱被枪决的命运。1912年茨维塔耶娃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黄昏纪念册》，两年后，阿赫玛托娃也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黄昏》，两位诗人都以“黄昏”来命名自己的处女作，这十分耐人寻味。从1924年直至1939年的十五年间，阿赫玛托娃的作品得不到发表，从20世纪中期起她开始从事普希金研究，研究俄罗斯这位伟大诗人的悲剧性命运、他的作品及其创作心理，评论界对她的研究工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无独有偶，茨维塔耶娃在晚些时候也开始研究普希金，同样也写出了精彩的研究文章。两位诗人都有不少翻译作品，茨维塔耶娃翻译过法国、英国、德国、奥地利、西班牙、波兰、捷克、保加利亚等国诗人的作品。阿赫玛托娃除翻译过欧美诗人的作品外，还翻译过中国诗人的诗，其中包括屈原、李清照等人的作品。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巧合”，许多研究者常常将她们相提并论，还有一些艺术家将她俩放置在一起，且常常作为两极而存在。笔者在莫斯科一个现代雕塑展上就看到了位于同一根立柱上的两位女诗人塑像。著名的茨维塔耶娃研究专家安娜·萨基扬茨于1995年在维也纳大学演讲的题目也许最能说明问题：“两位诗人，两个女性，两种命运，两种性格……”

然而，无论有多少“巧合”，有多少共同点，两位诗人却有着不同的创作个性和风格。阿克梅派是俄国现代主义诸流派中最富特色的一个流派，因为在其他欧美现代主义流派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流派，虽然对这一流派有诸多不同看法，但它的独特性是不容置疑的。而阿赫玛托娃就是这个流派的中坚力量，她虽然没有理论性的文章阐述阿克梅派的文学思想，但她一生践行阿克梅派的文学主张，崇尚古典式的明晰与和谐。阿赫玛托娃在与俄罗斯人民

一同承担苦难命运的同时又以自己的创作成为整个俄罗斯民族的代言人。相对来说，茨维塔耶娃是一个富有个性的独特诗人。她从来不加任何文学团体，不属于任何一个流派，她认为自己“没有受过任何人的影响”。虽然这个论断不一定正确，但是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茨维塔耶娃的文学主张，她终身勤恳耕耘，但是却一直孤独地走着自己的创作之路。她的个性和独特性常常成为评论家和读者称道的重要话题。

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都是 20 世纪俄罗斯诗坛的重要诗人。在 20 世纪初诗艺复兴的白银时代，作为女性诗人的她们以自己独特的个性风格和诗歌美学确立了自己在俄国诗坛的地位，阿赫玛托娃被喻为“俄罗斯的萨福”，茨维塔耶娃被诺贝尔奖获奖诗人布罗茨基称为“20 世纪俄罗斯第一诗人”。两位诗人虽然拥有极其不同的个性特点、诗歌风格和审美情趣，但她们却一起经历了 20 世纪上半叶俄国历史的动荡、政治的疯狂、时代的严酷和命运的磨难。正是这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使得对她们的对比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研究这些相似性似乎为我们解读时代的秘密开启了一扇门；而对她们不同的诗歌风格和诗学特征的研究则给我们了解不同的个性、了解俄国现代主义诗人的创作提供了可能。

第一节 俄罗斯学界对阿赫玛托娃的研究综述

安娜·阿赫玛托娃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成为文学批评的中心，这给她本人、她的经历和她的诗歌都抹上了一层传奇色彩。审美的、文化的、社会历史的批评以及传记文献合成了这位 20 世纪大诗人生活和创作的一幅全景画。

阿赫玛托娃在白银时代俄国文坛刚迈出第一步就得到了当时在文坛享有盛誉的诗人及文论家库兹明、勃洛克、勃留索夫、霍达谢维奇、日尔蒙斯基等人的肯定。在阿赫玛托娃最早的两本诗集《黄昏》（1912）与《念珠》（1914）出版后，日尔蒙斯基的《克服象征主义》和涅多布罗沃的《安娜·阿赫玛托娃》这两篇文章就肯定了年轻女诗人的独特艺术风格。之后又出现了一些评论阿赫玛托娃的重要文章：维诺格拉多夫的《阿赫玛托娃的诗歌》（1925），埃亨鲍乌姆的《安娜·阿赫玛托娃 分析的尝试》（1923）讨论了阿

赫玛托娃的诗歌创作风格，但是，他关于阿赫玛托娃的爱情和宗教主题的玩笑式论述“不知是修女还是荡妇”后来却被日丹诺夫断章取义，成为1946年决议中阿赫玛托娃的罪名。在众多的评论中，当时还很年轻的批评家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涅多布罗沃的文章显得十分抢眼，涅多布罗沃当时在彼得堡这个文化中心被称为“俄罗斯文字的捍卫者”。在阿赫玛托娃的第二部诗集《念珠》（1914）出版后，在勃留索夫主编的《俄罗斯思想》杂志上就发表了涅多布罗沃的文章，阿赫玛托娃在《念珠》出版50周年后的1964年称这篇文章具有预言性，他把阿赫玛托娃称为“安魂曲式的”、“三部曲式的”“夜半诗抄式的”作者，而当时他的手中只有《念珠》和《在海边》，因此阿赫玛托娃认为他是真正的批评家。阿赫玛托娃在回忆涅多布罗沃时，不仅称他为彼得堡“出色的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而且还认为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具有哲学倾向的诗人”^①。阿赫玛托娃从一开始就在诗歌领域和批评领域对具有哲学倾向的东西情有独钟，她认为哲学是以语词为工具深入认识存在的现象和作家创作意识的路径。涅多布罗沃是这样评价阿赫玛托娃的爱情诗的：“阿赫玛托娃的声音是坚强的，确切地说是自信的，她对痛苦、对软弱的承认的那种平静，最终转化为丰富的诗性的受难——这一切都不是为生活中的琐事哭泣，而是展现了一颗坚毅抒情的，而非温柔的心灵，一颗坚强的而不是感伤的心灵，一个明显具主宰性的，而非受制于人的心灵。……当然，这颗心灵与世界的触动，又是一个宗教事件，如果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没有强烈的宗教情绪的宣泄，那么以上说的就是毫无根据和随心所欲的。”^②对比涅多布罗沃这篇有名的文章和五六十年代的俄罗斯侨民文学圈里的宗教作家的文章（此时阿赫玛托娃已经创作了《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安魂曲》和《夜半诗抄》），很容易发现涅多布罗沃的预见性才华，正是他第一个指出了阿赫玛托娃诗歌中的基督教主题和宗教忏悔主题，这种看法得到了后来的俄国侨民哲学家和文学家的发展。

从20世纪10年代起俄罗斯侨民界就一直保持着对阿赫玛托娃的兴趣和

① Ахматова А. А. Записные книжки Анны Ахматовой (1958—1966) [М]. М.; Torino; Einaudi, 1996. С. 489.

② Недоброво В. Н. Анна Ахматова [J]. 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 1915, №7. С. 58.

白银的月亮

——阿赫玛托娃与茨维塔耶娃对比研究

关注，其中一些知名的作家、哲学家、文学批评家都写过关于阿赫玛托娃的文章，如格·阿达莫维奇、尼·别尔嘉耶夫、鲍·扎伊采夫、伊·伊里因、格·司特卢威、霍达谢维奇、萨沙·乔尔内伊、尼·斯特卢威、列·斯特拉霍夫斯基等等，他们指出，留在俄罗斯国内的阿赫玛托娃在发展白银时代的文化美学思想传统的同时，其诗歌写作的技艺也在不断提高。1921年萨沙·乔尔内伊对阿赫玛托娃的新书《车前草》赞誉有加：“在1921年这样疯狂的日子里，为自己写下这本小书并在彼得堡出版的这位诗人显得愈加珍贵，这些诗作中的每一个俄语词（我们仅剩的）都如此令人迷醉、如此真挚，而作为俄罗斯女人的诗人本身的形象也如此迷人和高贵……”^①

由于阿赫玛托娃在写给画家和诗人鲍·瓦·安列普的《我听到一个声音》以及《我不与那些抛弃故土的人……》等诗作中表达了鲜明的公民立场，一大批作家、哲学家、批评家加入价值取向的讨论中，他们探讨祖国、民族语言、选择的自由以及基督教的宗教教义——顺从、牺牲、赎罪，这一切成为当时的道德、伦理和哲学问题的讨论中心。在提到一些诗人因为离开故土，流亡异乡，丧失了创作源泉时，斯维亚托波尔克-米爾斯基在《当代俄罗斯文学现状》一文中指出：“那些如阿赫玛托娃一样感到自己对民族财富负有责任的诗人，没有参加到流亡大军中。”他认为，20年代初的阿赫玛托娃，“有时其声音有一种粗犷而忧郁的伟大，让人联想到但丁，她的情感是女性的，而声音却是‘男性的’和‘勇敢的’。这种新的风格逐渐取代了她早期的风格。在《耶稣纪元》里这种新的风格甚至控制了她的爱情诗，成为她创作中的主导因素。她的‘公民’诗不是政治诗，而应当被看做宗教诗或预言诗”^②。

1925—1940年阿赫玛托娃的诗作得不到发表，俄罗斯侨民界把这种沉默理解为失声和天赋的毁灭。1934年，为纪念给阿赫玛托娃带来全俄声誉的《念珠》在彼得堡出版25周年，阿达莫维奇在《巴黎新闻》上发表了题为《安娜·阿赫玛托娃》的文章。他这样写道：“……阿赫玛托娃还不老，如果

① Саша Черный. Подорожник (Обзор книги) [J]. Жар-птица. 1921. №41. С. 43.

② Святополк-Мирский Д. П.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1925 года [M]. Новосибирск: Свиньин и сыновья, 2006. С. 755.

她什么都没有发表，那么很有可能她仍然在写，但是，与她相连的是‘过去的’那个俄罗斯，而不是‘现在’这个，新的俄罗斯不会读她的作品，也无法理解她，无论如何，当代人都不可能像她的同时代人那样理解她的作品，他们不总能理解和接受，革命无法使一切都中断。”^①

阿达莫维奇的这篇评论似乎有种将阿赫玛托娃定格在 10 年代的倾向，这引起了阿赫玛托娃的不满。1940 年出版的《选自六本书》同样被看成“来自过去的声音”，并未引起强烈的反响。直到 1946 年 8 月 14 日，苏联作协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才再次唤起侨民知识分子对阿赫玛托娃的关注。该年 10 月 6 日巴黎周刊《俄罗斯新闻》刊载了别尔嘉耶夫的文章《关于创作的自由和心灵的贖品》：“历史不懂得真正的文学和艺术……阿赫玛托娃和佐琴科事件及其后果对作协来说意味着禁止抒情诗和讽刺幽默文学的创作，这种所谓的清洗正在所有方面展开，甚至在音乐家之中。难以想象，阿赫玛托娃的抒情诗会妨碍哪怕一个工厂的机器或者制造哪怕一辆坦克，但同时也难以想象，她能写出帮助增加坦克产量和工厂产量的诗句……”^②那时不论是在俄罗斯国内还是在国外，很少有人知道，阿赫玛托娃实际上已经写出了《安魂曲》（1935—1940）和《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的第一稿。这些诗作的出版使俄罗斯侨民界对其创作的思考又掀开了新的一页，“选择”这一深深折磨着侨民知识分子的主题又重新成为论战的中心：应该如阿赫玛托娃一样“和人民在一起，和遭遇不幸的人民在一起……”，还是像吉皮乌斯那样“为了自由与祖国分离”？

《安魂曲》和《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分别在诗刊选集《航线》1960 年第 1 期和 1961 年第 2 期上发表，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被父母从彼得堡带到里加，后来定居英国的哲学家、语文学家和政治家以赛亚·柏林称《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为整个欧洲的安魂曲。哲学家谢苗·弗兰克的大儿子维克多·弗兰克在深入分析《安魂曲》和《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之间割裂不开的相互关系之后，肯定了《安魂曲》的诗学影响之实质：“完全诗意的《安魂

① Адамович Г. В. Анна Ахматова [N]. Парижские новости, 1934. 01. 18.

② Бердяев Н. А. О творческой свободе и о фабрикации душ [N]. Русские новости, 1946. 10. 06.

白银的月亮

——阿赫玛托娃与茨维塔耶娃对比研究

曲》——它是简洁的奇迹。阿赫玛托娃的诗一直是明晰的，具有彼得堡式的严整，它完全区别于莫斯科调式的华丽和饶舌。而在《安魂曲》中她做得更加彻底：严格控制自己的感情，使之被限制在诗歌创作形式的严整范围之内，就像涅瓦河水被严整的河岸控制一样。形式的简单冷酷，对应可怕的内容，把《安魂曲》变成了一部类似于启示录时期的作品。”^①

俄罗斯侨民文学家和宗教思想家认为阿赫玛托娃的创作具有基督教的宗教特征。格·斯特卢威、尼·斯特卢威、阿·施密曼、鲍·扎伊采夫、鲍·菲利波夫都曾研究过女诗人创作中的东正教主题。扎伊采夫写道：“是的，与我们所有人不同，这位来自浪狗的优雅女士不得不饮尽那杯也许是最苦的酒，在那些真正‘可诅咒的日子’（布宁语）。在我的眼里阿赫玛托娃是皇村快乐的‘罪人’和‘讥讽者’，但是命运却给她加上了十字架，在浪狗人们是否能预见到这位柔弱苗条的女士会写出那样的哀泣——女人的、母亲的哀泣，不仅仅是为自己的命运哀泣，而是为所有受难者——妻子、母亲、未婚妻——这一切受尽折磨的人们而哀泣？”^②扎伊采夫指出了《安魂曲》内容上的民族性和全人类的特征。

维·弗兰克在阿赫玛托娃的作品集第二卷在慕尼黑出版时的序言《时间的奔跑》中，把女诗人的创作看成一个整体：“阿赫玛托娃从来不是涅克拉索夫式的公民诗人，她的诗歌气质不是战士或者宣传者的气质。但是在‘真正的20世纪’开始以后，即1914年以后，和其他诗人一样，她也开始难于书写与其他人完全不同的自己。的确，1914年之后，个人隐秘生活的主题在其创作中依然存在，但是她的创作已经开始发生某种化学改变，主观性让步于客观性，例如，忧郁被客观概念‘痛苦’取代。”^③20年代共性与个性在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中进行角逐并取得了胜利，但是个性在其创作中仍旧存在，诗人一直在寻求克服压力通往个性的道路，直到三四十年代，当阿赫玛托娃的

① Ахматова А. А. Собр. Соч [М]. Мюнхен,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содружество”, 1968. Т. 2. С. 45.

② Зайцев Б. К. Дни [J]. 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 1964. 01. 07.

③ Ахматова А. А. Собр. Соч [М]. Мюнхен,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содружество”, 1968. Т. 2. С. 48.

命运出现重大改变之时，其创作中的个性与共性才开始融合，但是她独具特点的是，她并不是在欣喜和狂热中，而是在悲悯与伤痛中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安魂曲》和《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就是两部个性与共性相互融合的绝佳作品。在《安魂曲》中，母亲的绝望并没有摧垮她，相反，诗人通过一个母亲的悲伤让其他众多人的悲伤得以成熟，在这里，“我们”和“我”几乎成为同义词。弗兰克把《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看成一部史诗，其中有两部分“显而易见：在灭亡前夜的旧世界，在战争前夜和战争中的新世界”，“伟大的沉默时代”的第三个主题就是天灾人祸。他认为，“沉默的时代”的声音隐藏在那些被诗人删节并用省略号代替的诗行中，这些略去的诗行被阿赫玛托娃称为“对普希金的模仿”。诗人在多年的思考和写作中，对这首长诗进行了移置、补充、改写。弗兰克预见性的话已经部分得以实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找寻到并且发表改诗早年的版本，理应对此寄予希望。在给读者推荐的这一卷中，除了公开的删节之外，也有隐蔽的删节部分。因此，完全有可能在集中营一段之后。有些诗行，因为在这一段之后转入了对故乡之城的描写（《没有成为我的坟墓》等等），从结构的角度看是不正确的：很显然，在此之前，应该有些别的东西。”^①他同时还指出了该叙事诗的以下几个哲学伦理主题：时间、悔过、赎罪、记忆。

1946年的决议致使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双双被开除出作协，直至1988年10月20日苏共中央决定取消1946年的“决议”，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在苏联国内都是异端邪说的代名词，当然也有一些研究者为阿赫玛托娃的名誉而抗争，其中最著名的要算巴甫洛夫斯基，他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以后即写下《安娜·阿赫玛托娃》一书，并于诗人去世的1966年出版，他认为，阿赫玛托娃走完了自己的创作道路，无愧于一个真正好诗人的称号，她的名字不应该从苏联文学史上抹去。

阿赫玛托娃去世（1966年3月5日）后，诗人和评论家们写下了大量的纪念和评论文章，这些文字如同献到阿赫玛托娃坟前的花束，绽放着美丽的色彩，是对诗人一生杰出贡献的总结。其中有诗人阿·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纪

^① Ахматова А. Собр. Соч [М]. Мюнхен,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содружество”, 1968. Т. 2. С. 51.

白银的月亮

——阿赫玛托娃与茨维塔耶娃对比研究

念文章《天赋的价值》、伊·格林别尔格的《诗人敞开了心扉》、阿·苏尔科夫的《诗人不死》、弗·维伊德列的《阿赫玛托娃去了》、尼·斯特卢威的《悼阿赫玛托娃》、马·布新的《安娜·阿赫玛托娃 人与诗人》、斯·列斯涅夫斯基的《芦苇和时间》、尼·雷连科夫的《诗人的第二次生命》、阿·施密曼的《安娜·阿赫玛托娃》、米·阿列克谢耶夫的《安·安·阿赫玛托娃》等等。

对阿赫玛托娃的全面研究起始于莉季娅·丘科夫斯卡娅，她是阿赫玛托娃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她的三卷本《阿赫玛托娃札记》的出版以大量鲜活的文史材料，以真实的个人感受，跟随历史的足迹，清晰再现了阿赫玛托娃的影像，她的交往圈，她的个性，她的文学趣味等等。为纪念阿赫玛托娃诞辰100周年，她晚年的忘年交诗人安纳托利·耐曼所著的《哀泣的缪斯》于1989年出版，该书以作者与阿赫玛托娃的特殊关系为基础，描写了诗人的命运和创作，同时展示了诗人生活的时代及其波折变故和诸多详情细节。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这样描述该书：“这本书不是传记，不是肖像描写，亦非回忆录，而是一部散文作品。”^① 在众多的阿赫玛托娃研究专家中，年轻的英国学者阿曼达·海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她的重要价值在于在俄罗斯人之前撰写出了第一部阿赫玛托娃传。海特曾留学苏联，学成后又多次访问苏联，与阿赫玛托娃私交很深，因此拥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由于海特本人也是诗人，因此她对诗人的理解很有独到之处。可以说，她这部出版于1976年，后于1991年翻译为俄文的《阿赫玛托娃传》是用心灵去感知和理解阿赫玛托娃。科瓦连科撰写的《安娜·阿赫玛托娃的彼得堡之梦》是对诗人的长诗《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进行的具体而详尽的文本分析。当代学者基赫涅伊对阿赫玛托娃研究有较为突出的贡献。她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阿赫玛托娃的研究专著和阿克梅派的理论著作，如《安娜·阿赫玛托娃：手艺的秘密》、《在你的礼拜仪式上我这样祈祷》、《阿克梅派：世界观与诗学》等，从创作观念、宗教意识、流派等各个方面对诗人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研究。文集《安娜·阿赫玛托娃：赞同与反对》由科瓦连科编撰，并撰写了注释和后记，这本文集具

^① 安纳托利·耐曼. 哀泣的缪斯：安娜·阿赫玛托娃纪事 [M]. 夏忠宪，唐逸红译. 华文出版社，2002. 1.